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本社 编

第三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乾隆朝（下）



# 割辫案\*

## 廷 寄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闻浙江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辫、衣襟等物搯垫桥桩，以为压胜之用者，流传并及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辮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着传谕各该督抚飭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拿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拿一二，严加惩治，以儆其余，并须不动声色，妥协查办，不得任听胥役人等从中藉端滋事，致累闾阎，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富尼汉折

山东巡抚臣富尼汉跪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五月内闻省城有剪人发辫其人即昏迷之事，臣以事关邪术迷人，不可不严密查拿，切实根究，当即密谕济南府知府徐绩、历城县知县胡德琳慎密访缉，并谕臬司尹嘉铨飭属一体留心侦拿，毋稍疏纵。臣于六月初三日自省起程赴兖州镇标巡阅营伍，初十日至兖州府，据知府觉罗普尔泰禀称，据邹县、峄县拿获剪人发辫人犯二名，一名蔡廷章，一名靳贯子，并被靳贯子剪辫迷拐之靳玉子到郡，臣随率同兖沂曹道毛嘉梓、兖州府知府普尔泰提犯悉心研鞫。

\* 本案原载《史料旬刊》第5至8、10、11期。

据蔡廷章供系四川人，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内到京，在西四牌楼隆长寺寓歇，卖字度日，与赶会募化之僧人通元认识。旋因贫苦难度，三十二年十二月内出京，三十三年二月内在扬州城外撞遇通元并其徒怡兴、怡德、怡安，通元告以浙江仁和县俗家张姓、王姓僧人吴元颇有法术，用迷药弹人之面其人立即昏迷，乘间剪其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取其魂，将发辫扎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招伊入伙。该犯向通元学习咒语，通元令怡安为其剃发，偕同北上，随路剪人发辫，五月内来至济宁河涯分路行走，五月十八日至邹县中山店，该犯向通元讨取迷药，乘民人郝国坦向饭铺买馍，将药弹其面上，用小刀割其发辫，当被县役拿获，通元乘间潜逃。

据靳贯子供系章邱县人，本年五月初八日在本县濮村三清观内遇素识之江南算命人张四儒并其同伴邹平县人刘成子、济阳县人张天祥、李坤，张四儒告知江南宿州石庄青龙僧人玉石有法割人发辫，扎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邀其入伙，张四儒给予迷药、剃刀，并嘱其随便迷拐幼童以作盘费。各犯分路行走，五月十一日该犯在章邱萧庄集迷拐幼童靳玉子，强行鸡奸，十七日至峄县枣庄地方该犯割取幼童李狗发辫，被县役拿获，各等情。

臣查奸匪逞其邪术，散布党羽，行踪诡秘，流毒闾阎，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且现获之蔡廷章、靳贯子二犯，一称系浙江僧人吴元为首，一称系江南僧人玉石为首，两地邪术如出一辙，正恐其间尚有潜伏之巨魁、窝藏之巢穴，迹其散伙四出迷诱煽惑，亦恐不仅于图取财物，尤须彻底根究，务绝根株，以靖地方。除密咨两江督臣，浙江、江苏、安徽各抚臣，并密饬所属一体迅速严拿查办，一面饬委知府普尔泰将现犯亲押赴省，檄行两司严加究审，俟臣巡阅营伍回省再行复审定拟具奏外，理合将获犯究审缘由先行奏闻，并另缮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 廷寄二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山东巡抚富，乾隆三十

三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谕：昨闻山东、江浙一带地方有传言偷割发辫、衣襟以为压胜之用者，已降旨各该督抚等令其严拿究治，今富尼汉奏到据邹县、峄县等处拿获剪辫之蔡廷章、靳贯子二犯，现在饬提究审等语。此等匪徒逞其邪术，迷诱善良，为闾阎之害，不可不严行查办，痛绝根株。此案经地方官留心体访，及时拿获各犯，颇属能事，着富尼汉于审办完案后将实力访拿之员出具考语，送部引见。至此案要犯通元据供在济宁乘间脱逃，恐尚潜匿该省地面，且该犯等分路四出，行踪诡秘，恐伙党未经败露者尚多，该抚务宜饬属彻底根究务获，毋令潜藏外逸，致凶顽得以漏网，现已传谕江浙二省令其实力踩缉，如有应行知照之处即行文移密速查办，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三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两江总督高、江苏巡抚彰、浙江巡抚永、安徽巡抚冯，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谕：昨闻山东、浙江一带地方有传言偷割发辫之事，业经降旨令各该督抚严拿究治，今据富尼汉奏到东省邹县、峄县等处已经拿获匪犯二名，一蔡廷章系浙江僧人吴元为首，一靳贯子系江南僧人玉石为首，现在严加审究等语。此等邪术迷人，行踪诡秘，大为闾阎之害，伊等匪党未经发觉者自必尚多，富尼汉现已行文江浙体访跟缉，着传谕各督抚等务即专派妥员将现在有名未获各犯及同案党羽一并严密查拿，尽法惩治，以绝根株，毋得稍有疏纵，致令闻风远颺，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方观承折

直隶总督臣方观承谨奏，为奏闻事。

窃闻江浙地方忽有匪类割人发辫之事，被割者即便迷惑改常，或至因此殒命，渐已延及山东，当即严饬交界之景州等营预为防范查拿。兹据景州知州张在稟称，州境内有被割发辫二人，一系乡农孟士会、一系卖饼人夏葛白，俱于夜间被剪发辫四

五寸，缘夏夜失扃门户，及至惊醒其人已不知所在，随将发辫全行剃去，未致受害，近有用青蒿藁本、金银花、独蒜煎洗可解其毒等语。臣闻之不胜骇异，细加访问其余，割人发辫时比即知觉尚可擒获，无如割后始觉者居多，故被获者绝少，邪术叵测，竟不知其意欲何为？观其蔓延数省，匪党必多，亟应设法访拿，严究根株，以除民害。

臣现在通县、营县遴选兵役，悬立重赏，责令于坊店寺院食顿住宿之地分头踪缉，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即加盘问，露出诡密形迹立即搜查，搜出剪刀、断辫及药包等物即交该府县先行严究，仍解省鞫讯，务得为首主使之入，保定省城臣已派拨弁兵会同捕役预为加意访查。理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 军机处奏片

方观承所奏匪徒偷剪发辫一折，臣等拟写谕旨进呈，俟发下臣等即随同方观承折封固交与赍折家人祇领速回，谨奏。

六月二十二日

### 谕旨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据方观承奏，景州境内有被割发辫民人孟士会、夏葛白二人，伊等随将发辫全行剃去，未致受害，并用药煎洗解毒等语。此等匪徒前经降旨饬令山东等处严密查拿，今直隶亦有此案，尤当详加跟究，孟士会等如因发辫被剪恐其毒气传染，因而暂行剪剃，将来仍旧留发，尚属愚民情理所有，且恐被害人类此者亦复不少，自可毋庸推求，如竟甘心剃发为僧并不自顾父母妻子，则踪迹可疑，其中转不无暗通匪党情事，自应详悉究讯，务得确情。着传谕方观承，即将孟士会等二人委委员解京，交军机大臣询问后发回，至此等奸匪来自何方、藏匿何所，并着该督饬属实力搜查，毋得令其漏网，钦此。



## 富尼汉折二

山东巡抚臣富尼汉跪奏，为复奏事。

本年六月十七日臣在泰安会勘庙工，承准大学士公傅恒等寄信，内开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辫、衣襟等物以为厌胜之用者云云，钦此。寄信到臣。

臣查匪徒造作伪言，容易煽惑民听，诚如圣谕，亟须留心查禁，以杜浇风。臣前在省时即闻有偷割发辫其人昏迷之事，当即飭属严密访缉，嗣臣巡阅营伍，于六月初十日至兖州府，据知府觉罗普尔泰禀获蔡廷章、靳贯子二犯，臣提犯隔别究讯，据该犯等供出系逸犯僧通元、张四儒招其入伙，并称一系浙江僧人吴元为首、一系江南僧人玉石为首，散布党羽，用药迷割扎成纸人纸马取人财物，且乘间迷拐幼孩卖作盘费。事关邪术迷人，行踪诡秘，流毒闾阎，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亟须彻底审究，务绝根株以靖地方，随将该犯等委员押解赴省，檄行两司严究，一面密咨两江督臣，浙江、江苏、安徽各抚臣，迅速严拿查办，当将获犯究审缘由具折奏闻在案。除钦遵谕旨飭属有以查拿，并俟臣巡阅营伍回省再行提犯复审定拟具奏外，理合先行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谕，钦此。

## 廷寄四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山东巡抚富，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据该抚奏拿获偷割发辫匪犯二名，当即降旨务即悉心体访，密速跟缉究治，并传谕江浙督抚等一体查拿以绝根株，昨据方观承奏，直隶景州地方亦有被割发辫之事，可见此等奸匪竟至蔓延直隶，伙党甚多，其在山东潜藏出没者恐不仅止现在发觉之一二人矣，不可不及时设法搜捕以除民害。今日该抚奏到提犯审拟一折，亦只办理前案，未有续获之犯，其江南、浙江关拿为首恶僧想亦尚未到案，除一面寄知该省督抚实力严缉外，着再传谕富尼汉即行尽法质讯，令该犯等将恶党一一供出，并简派干

员上紧密缉严拿以靖地方，毋得稍有疏纵，并严讯其窜入直隶一带系何姓名、隐匿何所，务令据实招出，以凭分路侦缉，仍将审讯确供及查拿有无续获情形即速奏闻，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五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江省督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闻山东、江浙一带有用药迷人偷割发辫之事，当即降旨各督抚留心严缉究治以除民害，嗣据山东巡抚富尼汉奏到东省邹县、峄县等处已经拿获匪犯二名，一系浙江僧人吴元为首、一系江南僧人玉石为首，复谕该督抚等务将首恶余党严密查拿。今复据方观承奏景州境内有被割发辫之孟士会等二人，可见此等匪徒传播邪术者已蔓延数省，而东省供出造谋为首，则浙江僧人等乃其渠魁，不可不剋日就获，俾案内奸徒尽行败露，以安良善而靖地方，况据富尼汉移关江浙之文既有指名处所，何以尚未查拿到案？又首凶潜匿之地党羽必多，该省岂早未见闻，更何以至今别无发觉之犯？着即传谕该督抚等将现在为首要犯吴元等及案内同伙各犯一并上紧缉拿严究，毋得稍有疏纵迟延，致令闻风免脱，并将现在查办情形即速奏闻，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附】《高宗实录》卷八一三“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条：

“是月，两江总督高晋奏，本年三四月间臣署抚篆时，闻浙省有割取发辫之事，当飭各属密访，嗣据长洲等县报称，讹言起自杭州，本境并无被割发辫者，旋将传播之人密拿查禁，讹言亦息。得旨：未必，今自江南蔓延山东、直隶，即京城亦有被割之人，何江南反言无耶？足见尔江南吏治不堪，惟事化有为无之陋习，甚可痛恨。此旨到，即严督属员将山东审出指名逆僧务获，或可稍解汝罪。此奏大不是，欺罔之甚矣。”

### 廷寄六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两江总督高、安徽巡

抚冯、江苏巡抚彰、浙江巡抚永，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前闻江浙、山东一带有用药迷人偷割发辮之事，即降旨令该督抚等严行访缉究治，嗣据山东巡抚奏到邹县等处拿获匪犯二名，讯系江南宿州僧人玉石、浙江仁和县僧人吴元为首，因复谕该督等切实查拿，今直隶境内亦查出有割辮情事，而京城现在并盘获匪僧确切跟究。此等匪徒传播邪术，蔓延数省，其为首之人实始于江浙，奸僧潜匿该处已久，岂竟丝毫不露形迹，该督抚等平时即应飭属盘缉奸宄，况境内现有割辮之事，尤当督飭各州县并派委妥干之员上紧踩寻，首先拿获，何以山东、直隶及京城俱经捕犯破案，而江浙等省转未曾缉获一二，亦未见据实奏闻？督抚身任封疆，所司何事，地方有如此奸匪不能觉察查拿，已属非是，及经朕降旨查询又阅多时，迄今犹未复奏，苟非该督抚等于地方事务漫不经心，何致毫无闻见，抑或曾经禀报置若罔闻，竟不复加深究，似此养奸纵恶，何以安良善而靖闾阎？着再传谕该督抚等，速将为首及伙党各犯一并实力严拿务获，并将现在曾否获犯及如何设法缉捕之处迅即据实奏闻，如再仍前疏懈，致要犯久稽弋获，则延玩之咎不能为该督抚宽也，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七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直隶总督方，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前据方观承奏，景州地方民人孟士会等被奸匪偷割辮发，伊即将发全行剃去，其中情事可疑，已降旨令该督将孟士会等解赴军机处询问，其偷割发辮匪犯至今未据弋获，该地方官何以不上紧查拿？现在京城盘获割辮匪僧正在审究，该犯籍系山东，于京城发觉，而直隶乃往来必由之路，且此等奸徒散布伙党，蔓延数省，直属岂竟毫无踪迹？着即传该督一面将孟士会等即行送京外，一面仍密委干员严查速办，务令要犯速获，并搜捕余党，净绝根株，毋得稍有疏纵，致令闻风远颺，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富尼汉折三

山东巡抚臣富尼汉跪奏,为续获割辫奸匪遵旨复奏事。

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承准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尹继善、大学士刘统勋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据该抚奏拿获偷割发辫二名,当即降旨务即悉心体访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到臣。

臣查东省前获剪辫匪犯蔡廷章、靳贯子二名,经臣在兖州府提讯解省咨行严缉,恭折具奏,钦奉谕旨令臣密速跟缉究治,臣复飞咨江浙等省并飭属实力访拿,毋令潜藏外逸。臣于六月二十二日由泰安会勘庙工回省,据淄川、长清、章邱、莱芜、肥城等县先后报获匪犯韩沛显、李绍舜、张成先、张玉、胡癩等五名,飭提到省,臣率同署布政使郑大进、按察使尹嘉铨并在省守令提犯隔别研讯。

据韩沛显供系直隶东光县人,流寓山左行医教读度日,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内赴江南海州西北乡三教堂内晤住持僧人明远及法孔、侯让子,明远传授障眼邪术,并言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招其入伙。该犯应允,明远给予迷药盘费,与法孔起身北上,沿途恐人查拿不敢下手,十月初十日至沂水县地方与法孔分路行走,订俟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至海州会齐,该犯仍往博山、临朐一带行医糊口。三十三年四月内该犯在朝阳洞道士刘一正庙内遇见法孔,向其催促,该犯随于是月二十三、二十九等日在莱芜县地方割取发辫二根,五月初二日在泰安途遇法孔交其收存,六月初六日该犯在淄川县割人发辫被获。

李绍舜供系长清县人,雇给陶克亮家雇工,本年四月初三日陶克亮遣其赴东昌送还豆价而回,初四日在茌平县地方被江南人刘秃子用药迷诱入伙,刘秃子给予迷药、小刀,令其割人发辫,途遇不识姓名二人,询系刘秃子伙党,偕同行走。是晚行至长清县郭家庄外,同在高粱地内坐歇,刘秃子料及庄内有人乘凉,令该犯进庄割辫,当被庄众拿获,询知在外尚有同伙,指引查拿,不识姓名二人乘间脱逃,刘秃子被庄众擒获,次日拴缚送官。刘秃子中途受暑,甫

经进城旋即身故，经县验讯通报并传讯李绍舜雇主陶克亮供亦无异。

张成先供系邹平县人，向为道士，本年六月初二日赴商河县募化，遇素识之该邑甄家庄道士吴二牛，给伊迷药、剪刀，嘱其割人发辮，每根许给钱三百文，是月十六日该犯至章邱县茂李庄剪人发辮被获。

张玉供系长清县人，本年五月二十三日赴莱芜县求乞，遇江南新阳县人陈四海诱令入伙割辮，陈四海给与迷药、纸人，告以纸人可以护身，约在泰安县山口会齐。是月二十八日该犯在莱芜县大汶口割辮一根，六月初四日割辮被获。

胡癩供系肥城县人，乞食度日，本年五月初三日在本县安宁站遇江南僧人王连方，给予迷药、小刀，嘱其割人发辮，每根许给钱一百文，约至安家庄交辮付钱。该犯先后割得发辮三根，六月初一日至本县石屋庄割辮被获。

臣细察续获五犯内，张成先、张玉、胡癩三犯俱系乞食贫民，被匪徒吴二牛等诱令割辮，贪利入伙，不知发辮作何使用。李绍舜一犯本系傭工庄农，被匪徒刘秃子迷胁随行，刘秃子已被获中暑身故，无可推究。惟韩沛显一犯与江南海州恶僧明远往来，传授邪术，与法孔结伴同行，其所供伙党恐不止此数人，当即严加究诘。据供：明远仅有年逾七十之师兴山并其徒三人，俱不知姓名，庙内原常有人往来，该犯仅认识法孔、侯让子二人，此外有无伙党无从供指，法孔自泰安相遇之后亦不知其何往。臣复提前获之蔡廷章、靳贯子，悉心复鞫，靳贯子矢供如前，据蔡廷章供称：通元曾告知浙江僧人吴元尚有同伙张昭、王机并剧二、瞿二、李二及赵家叔侄二人、王家兄弟四人、马家兄弟二人，俱不知其名，每人各带三四人不等，出外招人入伙，此外实不知尚有何人等语。

臣正在分咨侦缉一面具折奏报间，今蒙圣谕直隶景州地方亦有被割发辮之事，令臣尽法质讯，臣复率同两司提犯复加严究，悉与前供无异，并称该犯等所知伙党俱已逐一供出，其窜入直隶一带之人或即系伊等供出之伙党亦未可定，金供如一。臣

查此等奸匪由江浙蔓延山东，渐至窜入直隶，党伙甚众，诚如圣训不可不及时设法搜捕以除民害。除檄行地方文武官弁多拨兵役，悬立赏格慎密查拿，并密委济南府同知王鸚、兖州府同知张三礼、登州府同知李大纯、济南府通判程大治带同干役，分路改装，广行侦缉，务将匪伙按名拿获，切实根究，另行奏报外，谨合将审讯确供及续获匪犯情由先行奏闻，并另缮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

再，在获之蔡廷章等因伙党通元等未获，无凭质讯，恐所供尚有不实不尽，应俟缉获伙党质讯明确再行从重究拟定案，合并陈明，谨奏。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谕，钦此。

### 方观承折二

直隶总督臣方观承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定兴县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旨：据方观承奏，景州境内有被割发辮民人孟士会、夏葛白二人云云等因，钦此。随遵飞飭景州知州张在将孟士会、夏葛白二人解赴军机处询问外，近又据清苑县禀有幼童王姓发辮被割，随即会同营汛在于城内城外坊店寺院偏僻处所遍行搜查，并无踪迹。臣随提至讯问，王姓年十五岁，习学农工，六月十三日晌午伊师令其上街买油，归而见其发辮被割，人亦迷糊，当将发辮全行剃去，露出紫疙疸数个，剔去发紫血复用药水洗过，毒气始散。询其于何处如何被割，据称买油回铺觉有人在背上拍了一掌，将油撒了些，回头看时并不见人等语。今并复委员带赴军机处查询，理合一并奏闻。至此等割辮奸匪皆言挟有邪术，诘其踪迹究必败露，臣现在悬立赏格，分差兵捕实力根缉，务除民害。所有奉到此案朱笔谕旨一道附折恭缴，臣谨奏。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此事甚有关系，应上紧严查，钦此。

## 廷寄八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直隶总督方，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匪徒偷割发辮一事，屡经降旨方观承令将首伙各犯严缉务获，何以迄今尚未弋获一人？至山东地面先经邹、峰等县有拿获蔡廷章等二犯一案，今又奏到缉获五犯，现在详细跟究办理，颇为迅速，而京师亦有捕得僧人正在严行鞫讯，看来此等奸民散布伙党蔓延数省，而直隶尤为南北往来必由之路，出没潜藏踪迹岂能自秘，地方官所司何事，乃竟并无发觉？可见此案直属竟未实力速办，着再行传谕该督，严飭所属并密委干妥之员分头上紧查拿，务期要犯速获并搜捕余党净绝根株，毋得逡巡玩延，仍先将日内有无获犯之处一面具折奏闻，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九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刘、大学士尹字寄两江总督高、安徽巡抚冯、江苏巡抚彰、浙江巡抚永，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直隶、山东等处现有偷割发辮之事，究其窝谋首恶实在江浙地方，屡经降旨该督抚令其上紧踩缉，何以迄今日久，未见弋获一犯具折奏闻？现据富尼汉奏到续获匪犯五名，并前邹、峰等县破案二犯，正在鞫审，是东省查办此案尚属认真，其直隶地方虽未获犯，而被割之人犹有数处发觉，京师昨已捕获匪僧，现交军机大臣会同提督衙门跟讯，其江南、浙江二省系首恶盘踞之地，党羽必多，踪迹自难终秘，且前已指出首恶姓名，何难按籍而稽，而迟延怠玩若此，如不专其成责，承办何由妥速。该抚彰宝扬州现有查审事件，此案着令其专交吴坛上紧承办，俟审案就绪仍回苏州一体督办。其东省供出海州匪徒约于七月十五会齐等语，于本案尤有关系，着彰宝就近即简派妥干员弁，星往密速跟究明远等下落，迅速查拿，并察勘供内情节，是否匪徒订期结党实有端倪，逐一严切办理，毋稍疏懈。其陈四海、王连方同系江南人，着照供单所开各犯原籍一并访查踪迹。再，太湖为江省最易藏奸之所，此等恶党势必恃为逋薮，并着彰宝一并派员设法搜缉，毋任漏网。仍传谕高晋令其一体悉心督

办,其浙省此案则专交永德饬属加紧搜捕,如稍因循延误,致令恶党潜匿远颺,该督抚等均不能辞其咎。富尼汉奏到原折供单并着抄寄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十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大学士刘字寄湖广总督定、湖北巡抚程、湖南巡抚方,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江浙等省近有用药迷人偷割发辫之事,蔓延山东、直隶地面,今山东获犯颇多,京城亦有盘获者,现在严切跟究,并谕各督抚等实力严拿,毋稍延缓。兹闻湖北省亦有此等割辫匪人,兼且编造歌词流传散布,其情尤属可恶,定长身为总督,地方有如此奸匪岂竟毫无闻见,何竟未缉获一犯及将该处情形据实奏闻,所司何事?着传谕定长即严饬所属并委妥干之员分头上紧查拿,务期要犯就获,净绝根株,毋任远颺免脱,并将现在曾否获犯及如何设法缉捕之处迅速具奏。再,湖南与该省毗接,恐亦不免有传习窜匿之事,自当一体缉拿,并谕程焘、方世儒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十一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字寄河南巡抚阿,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前闻浙江等省有用药迷人偷割发辫之事,蔓延山东、直隶地面,近闻湖北地方亦有此等奸匪,已传谕各督抚令其实力查拿矣。豫省与直隶、山东、江南、湖北等省地界毗连,今各处既有匪犯踪迹,恐该省亦不无滋蔓之处,不可不尽力查缉以净根株,着传谕阿思哈即速留心查捕,并饬属严密访拿,毋任潜匿滋扰,并将现在情形及有无拿获之处据实奏闻,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十二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字寄江苏巡抚彰,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前闻江浙地方有偷割发辫之事,蔓延数省,即降旨该抚严切查办,嗣据山东巡抚富尼汉两次奏报获犯供出首犯皆系江



浙僧人，复节降谕旨令该抚上紧蹙缉，乃自六月十六日传谕以来迄今已二十余日，并未见该省弋获一犯及作何办情形具折复奏。彰宝虽现在扬州查办盐务，但盐务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闾阎，为民之害甚巨，要犯一日不能尽获，地方一日不得帖宁，二者相衡并论，轻重较然。若该抚因专意审办提引一案，反视缉拿匪犯为末务，则是轻重倒置，于事体全无理会矣。况督抚大吏于通省安民缉匪之事，本宜时刻留心体察，今此案匪犯既始于该省，况敢肆行无忌，该抚平日岂竟毫无见闻，乃前此既不据实入告，及屡次询问又不即行奏闻，一味延缓，岂朕委任封疆之意？着再传谕彰宝，令其将因何不即复奏，并如何设法访缉、有无获犯及山东省供出首恶踪迹若何、曾否弋获之处，驰驿六百里逐一速行据实奏闻，仍上紧密缉严拿，毋使漏网，务期尽绝根株以靖地方，若再漫不经心，则是该抚自取罪戾，朕亦难为宽贷也，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廷寄十三

大学士公傅、大学士尹字寄浙江巡抚永，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前以浙江等省现有用药迷人偷割发辫之事，曾经谕令该抚等速即并行缉拿，嗣据山东巡抚富尼汉奏闻获犯供出为首之吴元系浙江人，复降旨切谕严查讯究，乃自六月十六日传谕以来迄今二十余日，并未据该抚据实复奏，殊不可解。地方有此等奸徒传播邪术，扰害闾阎，蔓延数省，所关不小，该抚身为封疆大吏，平日岂竟毫无见闻，一有犯案即应加紧查办，一面奏闻，本不待朕传旨询问方行办及，今此案实始于浙省，谅非一朝一夕，何以从前并无一语入告，及经屡次传谕仍若视为不急，又不将现在情形立即具折陈奏，则其姑息因循之习几于牢不可破，通省民生利病所赖整顿者何人，顾乃漫不经心若是耶？着再传谕永德，即将从前因何不行具奏及现在如何设法缉捕、曾否拿获匪犯若干，并山东省供出首凶有无踪迹、是否访闻弋获之处详悉迅即驰驿六百里奏闻，仍速行上紧查办，尽绝根株，毋得仍前延缓自干罪戾，钦此。遵旨寄信前来。